

中西紀事

中西紀事卷十八

江上蹇安

洋藥上稅

洋藥按新定稅則征收。始于咸豐之九年。先是滬中定約。經欽差桂相等與三國面議。謂稅則約內所定出口進口之貨。均按照百中取五。以爲則式。惟查洋藥係例禁進口之物。現因定稅弛禁。通融辦理。應與各貨分別徵收。另立專條。以示限制。三國皆以爲然。乃于滬中稅則條約第五款內。開向來洋藥不准通商。今定稍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今議定洋藥准其進口。每百觔納稅銀三十兩。惟

該商止准在口銷售。一經離口。卽屬中國貨物。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護送。卽天津條約第九條所載。英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於二十八條所載內地關稅之例。皆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嗣後遇修改稅則。仍不得按照別貨定稅等語。查洋藥按百觔徵稅三十兩。原係征之海口。征之洋商者。今約內載明一經離口。卽係中國貨物。則此後運入內地之洋藥。皆係征之華商。與外國人無涉。其征之華商者。聽憑中國辦理。則須照內地例。逢關納稅。過卡抽釐。故自新章定後。各省惟海口三十兩之稅。一律辦理。餘則收稅收厘。應酌量情形。隨時

隨地或增或減。悉憑中國辦理。外國人不得干預。乃上海
方按新章照行。而據英國在京之威妥瑪稟稱。上海設局
抽釐。征進口稅銀三十兩外。又另征銀五十兩。與條內明
文相謬。大爲商民不便等情。經總理衙門行查江蘇去後。
旋准咨覆。洋藥進口。每百觔征洋稅三十兩。售與內地商
人。征華稅三十兩。釐捐二十兩。是征之洋商者。僅有三十
兩。其餘五十兩。皆征之華商。與洋商无涉等因。准總理衙
門照會英使威妥瑪。始不能辯。續據英國總稅務司嚇德
來京呈遞清單。內有洋藥各口情形一款。內稱洋藥抵中
國者。每年約有七萬箱。稅則太重。卽敢保私偷漏之端。現

議有兩項征法。一則進口時征一次重稅。每箱六十兩。完稅後。准往各處。而不復另征別稅。一則進口時。按則征收洋稅三十兩。再征華稅十五兩。准在通商之本府所屬境內。不再加征。一出本府之境。應聽憑地方官隨時設法辦理等語。當經恭王等與之辨論。謂洋藥一入內地。總以由中國任意征稅爲是。而赫德謂現在上海辦法。於无起色。如照單內辦法。征洋稅三十兩。華稅十五兩。猶恐不無走漏。是以到香港者。雖有七萬箱。而單內祇以六萬箱估計。若照內地辦法。另征稅銀三十兩。釐捐二十兩。竊慮有名無實。走漏愈多。恐所征者。尚不如每觔僅征四十五兩之

多復經王等反覆駁詰。嚇德仍堅執收稅愈重。走漏愈多之語。遂奏將呈單發給南北通商大臣妥議在案。又據嚇德另呈洋藥一款。內稱廣東省城設有洋藥抽釐總局。如有人先在局納釐銀五十兩。卽無庸在關上完納正稅等語。亦經總理衙門行查入粵在案。續經恭王等仍照原議。洋商交稅。祇准在海口銷售。不得運入內地。其賣與華商後如何征收稅銀之法。洋商不得過問。又議定土貨復進口之貨。應聽憑中國逢關納稅。過卡抽釐。則洋藥之入內地者。卽使洋商影射銷售。而征税征釐。悉與華商無別。于是外洋無從取巧。羣嘩始息。蓋威嚇二酋之請。欲以便其

洋藥運入內地之私心。而所稱保私走漏等弊。皆自洋商作俑。而華商效尤。即使納稅抽釐。節節防範。而滬約所謂洋藥一經進口。卽爲中國貨物之說。亦成具文矣。

長江通商。自屬內地。則由上海進口時。洋藥已征過正稅三十兩。此後所過皆子口稅也。又洋商在內地不得銷售洋藥。則自上海入江之後。皆華商也。當滬中議定開關。照長江暫定章程辦理。核其條款。並無洋商售賣洋藥征稅之條。忽據九江道詳稱。英商販運洋藥來潯。銷售內地。商人于承買洋藥後。遵照岸路藥稅章程。每百觔征銀二十兩。乃英商藉口收稅。以致貨物阻滯爲詞。所有九江關征

收洋藥稅銀。可否查明停止。抑或離口另行設局征收。請
咨總理衙門核示。飭遵等因。由江撫照咨。旋准覆稱。洋藥
一項。由上海入長江。其進口正稅。已在上海納完。到九江
時。原不能再令洋商交稅。惟洋商止准在口銷售。不能將
洋藥運入內地。其賣與華商後。如何征收華商稅銀。洋人
不應過問。所有應征華商洋藥稅銀。自應照常辦理。至應
否離口設局征收之處。該撫既已分咨戶部。應由戶部核
覆可也。予謂洋商不准將洋藥運入內地。焉有准其在滬
銷售洋藥之理。祇因長江一開。內地漫無限制。行棧既設。
囤積居奇。決不肯身居內地。而聽洋藥售于海口。以讓華

商之利者。海關既不能禁。則除逢關納稅。過卡抽釐外。別無辦法。現在九江設關。亦復稅釐兼收。不分華洋。是滬中第五款之約。實自長江一局破之也。

洋藥進口。以香港爲總匯之地。屬英國埠下。彼處設有公會稽查上稅之後。方准運往中國各口。故嚇德單內稱有每年七萬箱之數。然但就六萬箱估計稅則。則其餘皆各口之漏稅也。單內詳其漏稅之口。以粵東爲最大。而福州廈門次之。據稱香港係中國無稅之口。四面有海。離岸不遠。而粵東水路多歧。因此各船不論大小。均可到港。洋藥物小價貴。偷漏難防。其自香港運入粵境。亦非外洋船隻。

都係各鄉村渡船漁船。或販私鹽船。更有官設保私之巡船。不難指明其名者。此等船隻。若有海關船前往查拏。則開鎗炮抗拒。不遵查驗。漏稅之多。卽以粵海一關論。一年便有五十萬兩。則二萬餘箱矣。又據單內照其所定。每箱稅銀四十五兩。估計各口每歲之稅額。天津牛庄登州洋藥。以每年二千箱算。應納稅約八萬兩。上海長江一帶。以三萬餘箱算。應納稅約一百五十萬兩。福州以四千五百箱算。應納稅約二十萬兩。廈門以二千二百箱算。應納稅約十萬兩。廣州以一萬二千箱算。應納稅約五十萬兩。潮州以一千八百箱算。應納稅約八萬兩。此外臺灣瓊州甯

波等處無從核算。亦約有數千箱。此六萬餘箱洋藥抵中國。各口稅則之可考者也。

內地人之做洋藥生理者。審口一也。行戶二也。烟館三也。自咸豐九年三月。許民間買用之令下。則與各貨之開張者無異。而稽查稅則。勢不能不設法辦理。于是嚇德單內言欲做此等生理者。須先赴關呈明。擬在何處開張。洋藥店鋪請領字號招牌。並頒給准充執照。方許開張。給准照者。應以一年爲限。請領准照之人。應分別審口經紀烟館三項。照內註明某項應納銀若干。若在通商港口請領執照者。無庸拘定限額。以符定約等語。又後開另款內稱在

上海做洋藥生理者。應由戶部行文地方官出示。禁止包攬霸市。但驗明有准照者。或經紀或窖口或烟館。均可隨意。或在棧房。或在頓船。不論與外國何人置買洋藥等語。予謂做洋藥生理。須給准充執照。卽中國牙行領帖承充之例。惟生意之大小。而稅則之多寡。因之既屬稽查不易。而其單內所稱通商港口。不必拘定限額。及另款指明上海做洋藥生理者。不論棧房頓船。與外洋交易洋藥者。悉聽其便。凡此皆爲洋商自運自賣之人。預占地步。且上海入口。卽係長江頓船。既無所不通。棧房亦隨處可設。豈復有華商洋商之別耶。總之天津第九條之新議。既行。長江

暫定之章程繼出。從此中外疆界。不可復理。不特經紀密口華夷混充。將來游歷內地之夷人。資本漸虧。亦可開設烟館。所謂錐刀之末。將盡征之。若使華商不黨比夷人。沾其餘瀝。豈復有營生寓足之地哉。

查赫德所呈單內。考核通商各口出進之貨。無非爲中國夸張稅額之增。以見通商之有裨于

國計者。如此其鉅。嗚呼。是玩嬰兒于股掌之計也。今且就洋葯一款論之。海關之稅。每箱不過三十兩耳。以六萬箱計之。應歲增稅額一百八十萬。去其扣餉之二成。則餘一百四十四萬。又据單內酌定各口征稅費用。爲外

洋稅務司以下各項開銷。每年通共銀五十七萬兩有奇。通核中國歲收各貨之稅額。約在一千萬上下。是洋藥一百八十萬。當各貨五分之一也。又以五十七萬有奇之費用。攤扣一千萬中。則百去其五有奇。今洋藥之稅一百四十四萬。應攤扣費用七萬兩有奇。加以中國之設關一切薪水襍費。是又一成也。如此則中國歲增洋藥之稅額。不過一百三十餘萬。僅得中國關稅五分之一。直省各關稅額每年約五百餘萬。而此六萬箱及偷漏之一萬餘箱。咸易中國價銀三千數百萬。皆商民之膏血。剝之以埒益外洋者也。若其他出口進口之貨。有向來通商

所不禁者。自各口既開。外洋搬運往來。課額有贏無絀。故其單內估計除洋藥外。可得歲額八百餘萬。然中國出口之貨。以茶葉爲大宗。而湖絲次之。今自通商之口岸日增。外洋竭澤而漁。華民慕趨而附。于是茶絲兩項。日見翔踊。而湖絲之昂。加以錢價之長。較之十年之前。如賈三倍。而中國之民力竭矣。出口之例禁者。如銅錢。米穀。豆石之等。約內所載。悉寬其禁。以致昔日銀荒。今日錢荒。兩受其敝。又如約內所載。豆石豆餅。在登州牛庄兩口。不准裝載出洋。而十一年查有洋船在登州空載而出。中途與遼東豆石議定買價。駁運到船。裝載南

往經三口通商大臣咨照總理衙門給與照會往返駁
辦。卒議此等豆貨准雇內地商船運往天津上海等處。
但仍循原議不准裝載出口完案。自此洋商出入無不
自便。而華商之生計蹙矣。照會內稱兩口所出豆石豆餅內地商人藉以養命者不下數萬人等語夫兩利相形則取其重。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今
取其至輕之利而受其至重之害。豈但失算哉。謂之無
算可也。

中西紀事卷之十九

江上蹇蹇

小國換約

咸豐八年夏六月天津撫議成

上命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尙書花沙納等至滬飭將各口通商稅則事宜與英法等國來使商定八月桂相等至滬凡兩月始定于是四國以換約請相國令其將所定條約賁回本國請給國書前赴天津呈遞約以明年之夏四國唯唯是時大西洋有向來在滬通商之各小國如西班牙葡萄牙亞之屬紛紛陳請謂

天朝通商二百餘年。于我等大西洋各國。皆一視同仁。不分畛域。今英法等國。業經奉

大皇帝恩准換約。我等各國事同一律。若但准通商。不准立約。不但來往無憑。且恐反受有約之國。藉詞脅制。相國拒之。堅執不移。復傳諭在滬洋商。詢之三國。僉稱大西洋各國。向無統屬。未便遽行阻止。相國乃行文照會三國。中定稅則時。俄國不與。三國者英法美也。內稱無和約之國。本不應與有約之國。視同一律。祇以本大臣等未悉外國情形。不肯遽行立法防弊。合先奉商。再爲定見。旋准法國照覆。謂此言甚屬有理。但刻下尙無定見。只可將貴大臣照會。詳至本國。飭

令本國官轉告無和約國之官。一一遵辦等語。又准美國
照覆。謂此事自應變通。須先討問欲立約之國。定立條約。
前大呂宋卽西班牙來求立約。而中國不允。今大西洋卽
葡萄牙爾。卽亞字長言之亦已求取矣。使中國肯同定約。自當稍
減無約之國。今姑無論。但此後設有美國人兼轄無約領
事。藉此作護身符。以圖已益者。地方官可以直却不與延
欸。抑或代無約商民討求地方官幫助申理。亦可將情理
對彼說明等語。詳美人文義。詰屈難通。然其措詞大意。似
謂中國欲定章程。先須分別有約無約之國。又謂中國不
允大呂宋立約。而葡萄牙亞今已求取。又似欽使等已有所

允意。桂相當日。或因澳夷久居中國。拒之稍緩。美人因得以此窺其淺深。事從秘密。莫能得其詳也。惟英國照覆之文。貌玩實甚。其畧言。未立條約之各國。作何辦理。本大臣似難置答。何者。因有不歸本國所屬之民人。諸凡作爲。本國不任其責。除將此款轉報本國秉政大臣奏請外。合爲先奉一詞。果在各口海關派員妥辦徵餉。皆從一律。商民毫無偏袒。諒來文所指情節。定必大半消除。若因不明外國情節。是以行文詢訪。試問大邦大臣。何以必措此詞。敢請博訪審察等語。推其詞意。始則諉卸。末寓譏彈。中則似謂天津所定條約。皆可一律准行。其居心殊不可問。蓋李

太國主之也。時桂相奏開滬中稅則事宜。均片謂各小國效尤陳請業已嚴行拒絕。其事遂寢。迨京師換約復在滬中請申前議。而後此內外諸臣辦理益形棘手矣。

十年冬江蘇巡撫薛煥奉

旨授爲署理欽差大臣督辦江浙閩粵及內江各口通商事務。時三國換約之人已回滬中。于是大西洋各小國之在滬者請援英法等國例一體換約通商。時蘇撫方奉密寄將俄夷所請借夷勦賊代運南米之事發令覆奏。因均片陳明滬中通商各小國見三國換約未免心存覬覦等因。旋奉軍機密寄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此寄于次年正月奉到。予在祁門督師幕中見之。其前段所論。即借夷勦賊代運南米事。具詳二十卷中。薛煥另片奏三國換約。各小國未免覬覦。前經桂良在上海嚴行拒絕。薛煥曾隨桂良在彼。深知其事。然著該撫按照前年辦理情形。預爲杜絕。毋令輕駛天津。又費唇舌。然曉諭英法。以三國以各小國小弱之邦。不得與三國平列。一體換約。令其幫同阻止。方爲妥善。如各小國不遵理諭。徑赴天津。惟薛煥是問。並諭令知之。欽此。是役也。厲階之梗。實仍始于桂相當滬中定約時。各小國先後陳請。卽應如

廷寄所云。令三國幫同阻止。並以後泰西各國無論大小

邦都著落在英法咪三國身上。載入約中。以杜其效尤之漸。可免後此無限波瀾。既不能令復于照會中依違遷就。謙言不悉外國情形。轉向商請。所謂當斷不斷。後必有受其患者。其後果有在滬在津。於擅入京師紛紛瀆請之役。是年夏有布路斯國暨德意志通商稅務公會。各國在滬呈請通商換約。薛大臣不可。旋据布路斯使臣斐梯理阿里丕艾等。由海道駛赴天津。向三口通商大臣衙門呈遞照會。請議立通商條約。奏聞奉

旨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議具奏。欽此。布路斯者。大西洋近北之普魯社國也。其國向在粵港通商。五口既開。旋

入滬中。茲因英法等國換約。呈請仿照辦理。蓋法人主之也。時法國有駐京公使。由總理衙門照會。令其援案阻止。而法使稱布路斯爲彼國之與國。其德意志通商稅務各國者。又布路斯之與國也。據稱該國通商在粵在滬。自來無異。卽今議立條約。亦求按照法國條約。有減無增。應令其在天津聽候三口通商大臣酌議章程。竝由法國使臣代爲照料等語。奏聞奉

旨著在天津守候。不准前赴京師。卽日

欽派總理各國事務之大臣一員。前赴天津。會同辦理三口通商大臣。悉心妥議。酌擬條款。旋據布路斯使臣在津

呈遞通商條約計四十二款。又稅則善後條約十款。然據呈到德意志通商稅務各國部名。請按照該國條約一體辦理。惟將來寄住京師。祇准布國派秉權大臣一員。其德意志公會各國俱歸布國駐京大臣代辦。不得自派秉權大臣進京。又因中國現值軍務繁興。經欽使會同三口大臣與之面議。另立專款。內載自互換和約章程之日起。扣滿五年。方准布國派人來京居住。其餘與法國所定大畧相同。于七月二十八日。彼此畫押蓋印。由總理衙門奏聞奉

旨依議。續又有比利時者。亦大西洋之屬國。赴滬呈請定

約。薛大臣以布人不遵理論。徑赴天津。此時續至之國。若再嚴行拒絕。必至效尤。前往。又查比利時向在各口通商。素稱安靜。此時來滬。亦無從中指使之人。當即飭令在滬酌擬條款。由該大臣核議具奏。報可。

同治元年夏。有大西洋國。即葡萄牙。亞住居澳門之夷人。

大西

洋是泰西各國之總名。以澳夷寄居中國自明以來。遂得大西洋之專稱。由粵中海道。徑赴天

津。又不向三口通商大臣呈遞照會。遽赴京師。經三口大

臣飛咨總理衙門。請飭城門攔阻。旋有法國駐京之公使

哥士耆者。稱爲彼國朋友。請由該使保領。暫住該國館中。

恭邸語以外洋無約之國。例不准擅至京師。況該使此來。

又不在天津呈遞照會。將來此端一開。從此外洋不論何國。均可照行。必至漫無稽攷。哥不能辦。乃請照各口領事代辦通商之例。所有大西洋呈請立約一節。概不提明。一切由哥士耆代辦。作爲法國賓客。在京往來商議。悉惟法使哥士耆是問。議定之後。仍回天津畫押。卽在天津互換等語。恭邸不得已許之。爰由哥士耆酌擬章程若干款。仍按照法國條約。有減無增。議定奏聞奉

旨。欽派大臣前赴天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妥辦。卽日哥士耆帶領大西洋使臣至津。一切畫押蓋印。均如布路斯換約之儀。惟大西洋使臣不得列入會議銜名。皆法使主

之也。

二年春有丹國使臣拉斯喇弗泛海至天津。卽由天津起程。徑赴京師。時署理三口通商大臣董恂以該使並未知照。飛函通知總理衙門。卽由恭王等照會英法等國駐京公使。告以丹使無故來京。已飭城門攔阻。旋准英使照復。以丹國來人。乃係伊館賓客。請勿阻其入城。總理衙門以丹使此來。無非特有奧援。一經阻止。必自英人首起難端。遂置不問。相持數日。始據英人威妥瑪前赴公所。代請立約。經恭王等告以丹使初到中華。並不循照中國定章。擅自越過天津來京議約。顯係輕視中國。斷難允准。威妥瑪

因言丹與英爲姻婭之國。竝引曾允法使爲布路斯大西
洋代請換約之案。再三商懇。王等以其語近要挾。礙難力
拒。又恐許之太易。勢將紛紛效尤。因語以丹使如欲中國
允行。必須循照中國章程。仍舊折回天津。自向三口通商
大臣衙門呈遞照會。敘明來歷。懇請奏明。

特派大臣赴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辦理。方可與辦。否則
決不能行等語。威不能辦。去後准呈到照會。以此後外國
使臣到津。應令天津領事官告知中國常例等因。蓋隱隱
爲丹國認錯也。復經威妥瑪函致三口通商大臣代爲緩
頰。始据該大臣奏聞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議具奏後再行諭知該大臣遵
照辦理欽此。尋據總理衙門議定丹國通商條約五十五
款。於來往照會各件奏聞。奏內稱丹國使臣來京由英國
威妥瑪認爲伊館賓客。代懇商定通商條約。經臣等駁令
回津。照會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明辦理。惟因威妥瑪既
認爲伊館賓客。情形與上年大西洋使臣來京議約法國
哥士耆認爲伊館朋友。一切均由哥士耆出爲商議。大畧
相同。因奏明仿照大西洋成案辦理。條約亦專照大西洋
商辦。嗣據威妥瑪攜帶該使照會。於所擬條款章程稅則
底本送來。臣等核其條約大畧以英國條約爲藍本。並於

英約之外增添款目。推原其故。因威妥瑪代爲謀主。意欲藉此滋潤。以便將來各國援照。希冀一體均沾。臣恒祺因臣衙門前已奏明仿照大西洋成案辦理。當卽駁令照改與大西洋一律。據威妥瑪聲稱。丹國既係英國姻婭。拉使又託該使代辦。自應仿照英國文義定約。未便全照大西洋一律。連日迭次會晤。逐層辨論。始將擬款中必不能允者。參酌大西洋等國條約。分別刪除更改。較之英國原定款目。尙屬有減無增。其通商章程及稅則。與各國原本亦無出入。惟上年所定長江暫定章程。未經載入。續准照會前來。應歸另案核辦。臣恒祺俟議定後。在京先行畫押。交

該使迅卽赴津。再與崇厚畫押。亦係仿照上年大西洋成案辦理等因。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議。欽此。

初長江通商。按照天津新議。應俟東南一帶地方平靖。始行開辦。續因京師換約。英人亟欲于九江漢口等處。察看試行。遂有長江暫訂章程。各款之議。而大西洋各國之續請立約者。獨于長江一款。尤深希冀。如布約之第六款。丹約之第十一款。已將鎮江九江漢口三處載入約中。然此所指通商江面。乃地方平靖後常行之章程。非現在試行暫定之章程也。且約內載明。自畫押之日起。一年之後。始

行換約。互換之後。始將所定章程頒行各省。按照辦理。是海口通商。原有舊例。長江通商。實爲新例。不可以三國之業經換約。可以暫行者比例也。丹使定約。卽有威妥瑪至被告以長江暫定章程。未經列入。令其續行照會。請照英國按長江暫定章程一體遵辦。旋准總理衙門照復。內稱貴國商船欲于未換和約之先。卽入長江貿易。本大臣亦無所不願。惟在和約未換之先。倘准貴國商船一概入江。則別國之已定和約而未換者。亦將援例來請。實有防礙。本大臣見定章程。凡貴國商船入江。除華艇及原係華艇改爲外國式樣之船。及甬波釣船中華式樣各船。及各樣

一枝桅小船以上各等船隻雖挂貴國旗號均暫時不准入江。惟貴國旗號之二枝桅三枝桅二板船及輪船始准照長江暫定章程一律辦理。此係于條約之外逾格優待貴國之意等語。然則長江暫定章程已允丹國破格先行。則布路斯大西洋各國亦將效尤矣。此前奏所稱長江暫定章程另案核辦之原委也。

嗚呼。予閱四國通商前後條約及各小國續定之約中國之王大臣等抑何畏夷如虎也。英法二國之使盤踞京師。窺我虛實。持我短長。凡彼已定之約中國欲變通辦理者。則倡爲走私虧課之說以恐嚇之。若彼之自悔。

其約而得步進步者。則又巧爲代辦暫定之說。以愚弄之。至于美人所定天津條約。本無長江通商之款。然其約內載明。中國嗣後有與別國立約允准之處。無論何時。彼國亦一律照辦。均沾等語。故自十年換約之後。不俟續請。毅然竟入長江。無復顧忌矣。若丹夷未經換約。輒欲照長江暫定章程試行。徒以英國之援。威酋從而左右之。豈丹人之智力所能辦哉。予謂自十年換約之後。外洋所請。至于長江通商小國換約。而中外情形遂至不可思議。如海口通商。合計奉天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凡七省。又增設長江三口。經歷安徽江西

湖北三省。凡十省。而中國無不通商之港口矣。通商自有一定馬頭。乃又于天津第九款內。闢入英商持照前往內地游歷通商。悉聽其便之條。于是有自赴山鄉市鎮。采辦貨物。爲地方官所不能禁者。加以許雇內地船隻販運往來。是則舟車所至。皆足以資挹注之取。通貿易之窮。而中國無不通商之省分矣。換約之請。波及小國。則將來效尤而踵至者。應接不暇。靡不自大其國。自帝其主。欲與中國抗衡。至如布路斯條約。牽及德意志。公會各國。其中所載部分數十。多有四洲志之所不詳。職方紀畧之所不載者。恂恂迷離。不可究詰。而外洋無

不通商之島岸矣。洋藥之入中國。猶曰我自取之。若夫米穀豆石銅錢。向不准出口。硝磺白鉛。向不准進口。今一概弛禁。任其擇肥而噬。甚至藉兵船護貨。凡違禁之物。通賊濟奸。惟利是視。而中國無不出口之貨物。外洋無不入口之貨物矣。華人之獲其利者。曰天下一家也。罹其害者。曰戎狄豺狼也。謂停其說者。曰此地氣之自西而東。非人力所能爲之推挽者也。嗚呼。豈非天哉。

長江通商一欵。外洋視爲利藪。以該商出口。向以茶葉爲大宗。惟內江占立馬頭。可以任意採購。是以慕羶之趨。絡驛相望。予檢閱通商檔案。當十一年春夏間。有意

大里國領事霍格照會薛撫。內稱擬赴漢口。察看通商情形。並申明該國向在上海設有領事官。准其通商。請照飭遵辦等因。由薛撫據情咨會總理衙門。准覆稱上海係沿海地方。准令無約之國一體通商。漢口係新設口岸。兼係內江地方。未便准無約各國一律均沾。相應咨請駁斥可也。查意大里係大西洋聲明文物之邦。亦思在海口長江請行貿易。利之于人甚矣哉。

又按布路斯即普魯社之異音。一名破路斯。一名布路西。皆對音轉音也。其來粵者。張單鷹旗。故粵人以其旗名之曰單鷹。其都城曰比耳。今即約內所稱比耳。今京

師者猶英之倫敦法之巴利也。丹國卽大尼。其來粵者稱黃旗國之舊名。曰丹麻爾。故自稱丹國。宋以前英人嘗爲大尼侵并。其後自立爲國。遂與大尼爲友邦。二國南北比鄰。相爲姻婭。亦必有之事。非威妥瑪之託詞。至單鷹黃旗等國。在粵中通商已久。亦不自今日始也。

中西紀事卷之二十

江上蹇變

外夷助勦

咸豐十年九月。英法俄三國先後換約。約既成。法之使臣。噶囉者。意在修好。且欲收漁人之利于中國。因于宴會間。自誇其船炮之堅利。謂大國如有所需。聽從銷售。若欲仿式製造。亦肯派匠役前來教習演試。又請于海口助中國勦賊。所有該國停泊各口之船隻兵丁。悉聽調遣。准王大臣等先後奏聞。

上不許也。嗣俄人換約。遂有助兵勦賊。代運南漕之請。十

月十一日。准軍機大臣密寄江浙督撫及漕運總督。奉
上諭。本年秋間。英法兩國。帶兵撲犯都城。業經換約退兵。
俄羅斯使臣伊格那替業幅。亦即隨後換約。該酋見恭親
王等。面稱髮逆在江南等處橫行。請令中國官軍。于陸路
統重兵進剿。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必可得手。
又稱。明年南漕運京。恐沿途或有阻礙。伊在上海時。有味
國商人及中國粵商。情愿領價采辦臺米洋米運京。如令
伊寄信上海領事官。將來洋船沙船。均可裝載。用俄咪旂
幟。即保無虞等因。中國勦賊運漕。斷無借資外國之理。惟
恐江浙地方糜爛。兵力不勇。勦辦如借俄兵之力。幫同辦

理逆賊。若能早平。我之元氣亦可漸復。但恐該國所貪在利。藉口協同勦賊。或格外再有要求。不可不思患預防。法郎西在京時。亦有此請。著曾國藩等公同悉心體察。如利多害少。尙可爲救急之方。卽日迅速奏明。候旨定奪。至代運南漕一節。江浙地方淪陷。明年能否辦理新漕。尙無定議。然漕糧爲天庾正供。自不可缺。該商所稱采辦運津之說。是否可行。應如何妥議章程辦理之處。並著曾國藩薛煥王有齡酌量情形。迅速具奏。欽此。嗣經各督撫奏覆。有以爲借助夷兵事屬可行者。兩江督臣曾國藩也。以爲有害無利。必不可行者。漕運總督袁甲三也。江浙撫臣亦各

有意見奉

旨將各摺片發交總理衙門妥議具奏。旋于十二月准軍機密寄奉。

上諭恭親王奕訢等議。曾國藩袁甲三薛煥瑞昌王有齡等。各摺片稱江南官軍。尙未能進勦金陵。卽令夷船駛往。非但不能收夾擊之效。並恐與賊相持。如薛煥所慮。勾結生變。尤宜預防。該撫所擬令夷兵由陸路進勦。非獨經過地方驚擾。卽支應一節。諸多窒礙。夷性貪婪。一經允許。必至索請多端。經費在其開銷。地方被其蹂躪等語。並于英酋威妥瑪來見。與之談論終日。該酋已吐實語。謂勦賊本

中國應辦之事。若借助他人。不占地方。于彼何益。非但俄法克復城池。不肯讓出。卽英國得之。亦不敢謂必不據爲已有。因舉該夷攻奪印度之事爲證。借夷勦賊。流弊滋多。不可因目前之利。而貽無窮之患。惟此時初與換約。拒絕過甚。又恐夷性猜疑。轉生叵測。惟告以中國兵力足勇。勦辦將來如有相資之日。再當借助。以示羈縻。並設法牢籠。誘以小利。法夷貪利最甚。或籌欸銷其鎗炮船隻。使必有利可圖。卽可冀其暱就。以爲我用。倘上海夷人請請助兵勦賊。著曾國藩薛煥量爲獎勵。續有兵船駛入內地。按照條例攔阻。並著該大臣等就見在兵力。設法攻勦逆賊。毋

再觀望。至法夷鎗炮。既肯售賣。並肯派匠役教習演造。亦令曾國藩等酌量辦理。卽外洋師船現雖不暇添製。或仿夷船製造。或將彼船撥用。誘之以利。以結其心。而我得收實濟。其受雇助勦。祇可令華夷兩商自行辦理。二語係硃筆點改于大局或有裨益。仍卽在于通商稅內籌辦。至代運一節。由薛煥招商運津。無論華夷一體販運。無須與該夷預行會商。味性較醅。與英法不同。其應如何駕馭。俾其感順。以杜俄夷市德于彼之心。亦著曾國藩等妥爲辦理。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于是借勦代運之議遂寢。十一年夏。總理衙門恭親王等奏勦賊。亟宜乘時請購買。

外洋船炮以利軍行而維大局其畧曰查粵逆起事以來蔓延七八省滋擾十數年推原其始由于道光年間沿海不靖其時散遣之潮勇從逆之漢奸窺見

國家兵力不足遂勾結煽惑乘閒抵隙一發而不可驟制迨用兵既久財用漸匱外國從而生心得步進步要求無已內憂外患其事不相屬而其害實相因臣等現辦理外國各事期于拔本塞源是以上年曾奏請

飭下曾國藩等購買外洋船炮竝請

派大員訓練京兵無非爲自強之計不使受制于人然購買船炮之議曾國藩等是否辦理無從詢知而當此時事

孔急。未便再事因循。自英法住京後。臣等迭次接晤。窺知各國心志不齊。互相疑貳。是以彼此牽制。未敢逞志。卽如俄羅斯侵占吉林等處邊界。英法兩國均以爲非。蓋其意恐俄國日益強大。不獨爲中國之患。卽伊等亦不能不暗爲之防。是其猜忌之情。可以想見。臣等探聞英國本有與粵逆兩不相犯約。法國雖欲勦賊。以夸其勇。而爲英國之所制。亦不敢自主。迨本年三月間。巴夏里自長江來。歷言賊情。斷無成事之理。而江楚各軍紀律嚴明。惟餉項不足。船炮不甚堅利。恐難滅賊等語。臣等自龍絡英法以來。目前尙稱安靜。似可睽而就我。若乘此機會。中外同心。以滅

賊爲志。不難漸次掃盪。惟大江上下游均有水師。中間竝無堵剿之船。非獨無以斷賊接濟。且恐由蘇常進剿。則北路必受其衝。是以上年曾國藩奏陳攻取蘇常金陵。須有三支水師。其一則由江北造船。保裹下河。以取金陵之說。但造船必須設廠。購料興工。非年餘不成。自不如火輪船。勦辦更爲得力。南省雖舊有二隻。並非打仗之船。且已有一隻敗壞。臣等詢之赫德。據稱外洋火輪船。大者每隻數十萬兩。上可載數百人。小者每隻數萬兩。可載百數十人。船在內地不利行駛。若用小火輪船千餘號。益以精利鎗炮。其費不過數十萬。至駕駛之法。廣東上海等處多有能

之者可雇內地人隨時學習用以入江必可奏效若內地人一時不能盡習亦可雇用外國人兩三名令其司花司炮而中國雇用外國人英法亦不得攔阻如欲購買其價值先領一半俟購齊驗收後再行全給此等欸項據嚇德單稱征收洋藥正子稅外一經進口無論販至何處銷售再由各該地方官給與印票仿照牙行納帖之例每帖輸銀若干如辦理得宜除華洋各稅外歲可增銀數十萬可作爲購買船炮之用臣等令其將船炮洋鎗價值分晰開單先行呈送如蒙

俞允擬將價值奏明後卽請于上海廣東各關稅內先行

籌款購買。並給嚇德札文。令其購買運到時。交廣東江蘇各督撫。雇內地人學習。俟駕駛得法。再入大江。應請

飭下官文會國藩等。熟計遵行。至法國哥士耆來見。亦稱現欲回國。請給札令其購買船炮。伊即稟請該國主代爲購買。俟將來稅項收有成數。再行扣還等語。臣等以英法事同一律。未便意存軒輊。如伊必欲請辦。亦應仿照嚇德開明價值。先給一半。似于事亦無所損。是否有當。伏乞訓示施行。奉

旨。發該督撫等悉心妥議。期于必行。不得畏難苟安。欽此。按此項船炮。是否購齊。如何布置。均未見之施行。而上年

六月金陵之捷。惟陝甘總督原帶水師楊岳斌酌留數營。及江蘇巡撫李鴻章調派淮揚水師在于龍江關水西門一帶。而此次攻城皆陸軍以全力制其死命。不聞有小火輪船助勦之說。是則以之滅賊既已失之于前。以之禦夷亦難善乎其後。蓋內地演習則曠日持久。而未必能精。外洋雇募則通賊濟奸。而尤爲可慮。當向帥初攻金陵。調派紅單艇船入江助勦。十年之久迄無成功。而傳其通賊受賄種種不法。是無利而有害也。壬寅撫事既定。中國大吏亦請設船炮之局。彼時五口通商中外輯睦。若乘機商向外洋購買船炮。不特可免異日粵匪入江之禍。而其時洋

艘皆停泊海口。不悉內地虛實。若得小火船數千號堵截內江。則所謂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者。卽在於此。今自長江通商。外洋船隻。無論大小。靡不駕輕車而就熟路。卽使中國仿其制作。遷地能良。又安能敵其夫人能爲之技哉。若謂藉以籠絡外夷。原奏內有失此不圖賊勢既難逆料卽英法之籠絡亦恐無以善其後之語則癡人說夢語也。

方薛大臣之撫蘇也。駐節滬中。危如累卵。而蚍蜉蟻子之援。遂有與洋商相依爲命之勢。自借夷勦賊之議起。因密寄中有受雇助勦。祇可令華夷兩商自行辦理之諭。適是年之春。髮逆大股竄逼滬防。外洋各國以通商各口。滬

濱爲根本之地。願效死力。英商雖有與粵逆兩不相犯之約。至此亦不得不謀以自衛。于是英法等國會同官兵。水陸夾勦。又于上海城垣等處。挖濠築堤。內守外禦。遂連敗賊匪于東西擺渡及高橋等處。奏聞奉

上諭。英法兩國自換和約後。彼此均以誠信相孚。此次上海幫同勦賊。具見真心爲好。克盡友邦之誼。著傳旨嘉獎。竝嗣後如有外國協助勦之處。著薛煥隨時迅速具奏。以彰中外和好。同心協助之意。欽此。時美國人有華爾白齊文者。自募常勝軍。願助中國勦賊。華爾爲正領隊。白齊文副之。駐守松江。先是賊犯松江。經華爾白齊文領洋鎗

隊連敗賊于迎旗濱天馬山等處。然據華爾等稟明上海道及美國領事官。願伍中國臣民。更易中國服色。山蘇撫奏聞奉

旨。華爾著賞給四品頂戴花翎。嗣滬中之役。英法二國勦除浦東之賊于高橋。華爾等率隊赴之。首先沖入高橋賊壘。被賊衆迎戰。轟擊連環洋鎗。白齊文身受鎗傷。裹創力戰。遂將賊壘一律掃盪。奏聞奉

旨。白齊文賞給四品頂戴花翎。自此英法美三國屢助中國勦辦蘇松太倉各路之匪。迭著戰功。並奉

旨。權授中國總兵副將等官。同治元年薛煥解蘇撫職。奉

旨李鴻章著以三品銜署理江蘇巡撫。所有防剿各餉。專恃滬城洋稅以資接濟。于是各國經理稅務之商人及助剿之水師陸隊。隨時傳

旨嘉獎。而法國連年在蘇浙剿賊。陣亡提督三人。均奉

旨優卹。並賞給該家屬貂皮銀兩。二年克復無錫。蘇州等處。則英將戈登戰功最著。權授江南總兵官。蘇門之役。偽忠帶兵先遁。經城中偽職殺其爲首之偽王譚紹洸。開城納款。蘇撫入城。梟其偽職八人。而是時滬中月報言。此等偽職。係戈登與之說合。許其投誠免死。而深以蘇撫殺降爲失計。亦未知其確否也。美國自華爾中鎗。因傷病故。白

齊文遂統全隊。傳聞其索餉不遂。投入偽忠。潛至金陵。續因偽侍竄擾江西。同人撫建。又由建昌竄入福建。漳州之陷。白齊文實有力焉。昨見上海月報。言官兵克復漳州。白齊文踞城拒戰。被官兵生擒解入大營。報中亦深鄙其反覆無常。棄順効逆。實爲取死之由等語。予謂上海之役。係各夷切膚之災。噬臍之圖。謀以自救者。至于蘇浙一帶。乃上海甯波二口出入之區。故得以稍收其指臂之助。若因此而謂夷兵可借。則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卽如白齊文係美國人。恭讀

廷寄。謂其性較醜。與英法不同。飭令設法駕馭。以生其感

順之心。今白逆初次助勦。卽請具中國服色。伍于臣民。當奉

褒許。賞給四品頂戴花翎。其後以戰功屢著。加至總兵銜。與外洋之提督同等。一旦狼子野心。不可測度。馴至于叛逆。昭彰死而不悔者。夷人好利。故僞忠得以言甘幣重。攜之。然則借夷勦賊之有害無利。亦可知矣。

庚申之冬。予在督師。今會侯祁門幕府。見江浙撫臣及漕臣先後咨到奏稿。各有意見。督師命彙入夷務檔案。中時予極以素漕帥所論洞悉夷情。嗣于次年正月奉到

廷寄則

聖明遠慮固已洞燭無遺第寄中于借勦利害覆奏不提一語蓋可否之見一經道破轉使外邦得以覘其虛實持我短長故特祕之

附錄袁漕督甲三覆奏

奏爲遵

旨體察借夷勦賊有害无利謹就管見所及密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咸豐十年十月十一日奉

上諭。本年秋間英法兩國云云欲此仰見

皇上撫夷勦賊。

聖慮周詳。而于利害相因。

虛懷下問。臣忝統師干。自當以愚慮所及。縷析上陳。以備
聖明采擇。查我軍勦賊。向來水陸兼籌。並非專恃陸路。長
江上下。均有水師。本與旱隊互相策應。如艇船紅單長
龍。棚板拖罾等船。不下數百號。所招廣楚各勇。器械精
良。迭著戰功。果能統帥得人。妥爲駕馭。不難得其死力。
非中國無水兵也。亦非中國水兵不如外國也。今該夷
請我軍由陸路進勦。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剿。

以每船數十人計之。夷船不過數號。而謂必可得手。臣愚未敢遽信也。且我軍現用廣楚各勇。係內地民人。尙有因糧餉不足。延不起碇。並結黨肆搶情事。矧外夷之人。祇能將就牢籠。而不能服我節制者乎。此時協同勦賊。卽謂自備口糧。而我之隨時犒賞。亦必不可少。幸而戰勝。則矜功要挾。所求无厭。豈能滿其所欲。不幸而偶有小挫。或船隻損壞。或兵丁傷亡。勒索賠償。又將有詞可藉。誠如

聖諭。該國所貪在利。格外要求。不可不思患預防也。不但此也。我軍水師廣勇居多。該夷之與我爲難。亦多挾廣

勇而來。萬一私相勾結。其禍更烈。卽令杜其勾結。而以
桀驁不馴之徒。兩相猜忌。則爭端競起。必至枝節橫生。
況夷人素習天主教。本年六月卽有墨利加國。借英夷
船隻。駛赴金陵傳教之事。經李若珠奏明在案。髮逆之
所以煽惑人心者。亦藉天主教爲名。與該夷所習相同。
前次旣赴金陵。難保无暗中串通情弊。一旦奉命而來。
久居內地。是不但引虎入室。並且爲虎添翼。恐此時招
之使來。他日不能麾之卽去也。體察情形。熟思審處。非
特利少而害多。實覺有害而无利。區區愚衷。竊以爲必
不可行。惟求

皇上乾綱獨斷。計出萬全。與其悔之于後。不如慎之于初也。抑臣更有請者。夷人名爲就撫。實則包藏禍心。不惟我不能得其力。其有利于我者。該夷亦必不肯爲我謀也。卽如俄夷上年請進火器一萬件。彼時外間聞之。均以其爲兩國相爭。斷未有肯以利器予人者。該夷必別有詭謀也。繼果藉詞遷延。逞其愚弄之計。本年各夷犯順。安知非俄夷之唆使耶。且俄夷向于內城設館。人地最爲熟悉。本年聞在天津議事者。卽係前年住俄館之人。都人尙能認識之。該夷距我甚近。水陸兼通。尤不可不加意嚴防也。臣愚昧之見。本應與曾國藩等公同體察。

會核具奏。但相距較遠。道路極壅。一函往復。動經數旬。且軍情機密。設駢站稍有洩露。所關匪細。至交商買米。借用俄咪旂幟。保護運津一節。以現在夷情揣之。其氣甚驕。其心愈侈。萬一發價之後。事有變遷。更恐無計可施。都中需米甚殷。臣于海運事宜。未能深悉。應如何設法轉輸。確有把握之處。曾國藩等自能遵旨妥辦。另候

聖裁。所有借夷勦賊。有害無利各緣由。理合瀝情。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聖鑒訓示。臣無任戰栗屏營之至。謹奏。

按袁帥此奏洞悉夷情。而其謂各夷犯順。安知非俄人之唆使。與予所論不謀而合。方奉

旨之初。予在幕府。先見之。竊以此事必不可行。而出自俄人所請。尤不可信。然督師則已胸有成竹矣。俄夷教唆之本末。予詳其事于四國合從卷中。今再論之。自庚子英夷內犯以來。俄人窺衅。始欲兩乘其敝。繼遂協以謀我。是殆狼子野心。不可得而畜者也。其與英法二國血戰三年而後和。事在咸豐五六年間。時英人以有事于中國。雖許其和。未嘗不心甚之。予八年在浙。見西報言英人入天津。欲藉俄夷爲偵探嚮導。而又陰懼其構中。

西之間。刻刻防之。其在黑龍江得漠北五千里之賂。三國忌之尤甚。著其事于月報中。蓋英人欲用俄夷而已。先爲俄夷所用。徒令中國兩受其害耳。凡此皆可爲奏中增數重鐵案。至其謂天津議事之人。卽前年住俄館之人。則予合從卷中所錄西人月報已預爲今日張本矣。報中言其漏洩都中近事。以其言多不經。故汰之。士大夫諱談月報。罔識夷情。予感其事。因錄其全奏而附識于此。